

朱斐居士訪談錄（二）*

卓遵宏、侯坤宏訪問，周維朋記錄**

十五、修學密教

民國71年有密教長老卡盧仁波切來臺傳法，到各地普傳四臂觀音及金剛薩埵諸法，這位長老級的仁波切不是轉世，而是修得的仁波切，比轉世的還難，他是西藏人。卡盧仁波切是由中興大學的朱明信教授（他的父親就是臺中蓮社創辦人之一的朱炎煌居士，追隨李老師修淨土）邀請來臺，明信是在日本遇到卡盧仁波切而皈依的。

卡盧仁波切帶了一個小喇嘛來，這個小喇嘛的爸爸是美國人，媽媽是法國人，卻出生於瑞士，他出生時講的話，沒有人聽得懂，後來仁波切去到那裡，證明他講的是西藏語，他是西藏喇嘛轉世的。他的父母就把這孩子交給他，要他去專修密法。他修密沒多久，密宗經文就能夠背得滾瓜爛熟，西藏話也講得很好了。密教很講究傳承，要學密法就

得親近上師求學，否則隨便接近一些沒有正統傳承或自封法王、自稱活佛的人去學，等於以盲引盲，墮落深坑，是很危險的。目前本省密教龍蛇混雜，令人嘆為觀止！有5萬元可以買得一阿闍黎者，亦有頭戴佛冠身坐蓮臺，繪有佛光四射的照片，印在海報上自我宣傳的，若問他們的傳承，無不都有問題的，莫怪顯教要批評密教之亂了。若說密教有問題，那也是人為的因素，密教是不可隨便自封為王的。

我們那時候沒有密教組織，自己也沒有道場，就商借慈明寺對面的一個大講堂，請仁波切在那裡傳法灌頂，約有上千人參加。朱明信因為他父親的關係認識我，他告訴我：「仁波切要到各地方去弘法，你有沒有時間去採訪新聞，可以照一些照片在《菩提樹》上發表？」我說：「好啊！」我那時候對密

* 本文係卓遵宏及侯坤宏纂修於民國95（2006）年9月6、7日在臺中菩提仁愛之家訪問朱斐居士之訪談稿。朱斐居士，字時英，民國10（1921）年出生於蘇州，曾東渡日本，入長崎高等商業學校攻讀，擅長日文。抗戰勝利後，在上海加入佛教青年會，參加佛教活動，先後皈依於靈巖山印光大師、慈航法師。37（1948）年渡海來臺，擔任省立臺中圖書館總務部主任，在職期間，受慈航法師之託，主編《覺群》（後易名為《覺生》），標示「宏揚淨土法門，建設人間佛教」宗旨。41（1952）年12月另行創辦《菩提樹》月刊，並辭去公職，專心編務，直到78（1989）年12月由淨行法師接辦為止，前後歷經37年。朱斐居士目前雖已退休，仍不斷從事文字與口頭上之弘法利生事業，以達其以居士身分貢獻佛教的願望。本文所刊圖片由朱斐居士提供。

** 卓遵宏為國史館退休纂修，侯坤宏為國史館纂修，周維朋曾任國史館助理。



星雲法師（左）與田璧雙居士合影

教完全沒有印象，我就隨朱明信和仁波切等到各地宏揚密教，一路上走過來，我看仁波切年紀雖老，卻精神抖擻，又非常認真地背誦經咒，一口氣不稍休息，他雖然吃葷，剩下來的骨頭什麼都帶回去，說要為它祈禱、超渡。這個小喇嘛與他也頗有法緣，一路上從南到北跟著，我雖第一次接觸密教，但對密教的印象則深有好感。

我在這次密教的法會中，又認識了一位密教的長者田璧雙居士，他尚服務於省財政廳，精通密法，但為人謙虛，他雖有傳承而不敢為人傳法。他慷慨好義，法會後與之同修密法。他與密教同仁商議成立一密藏院慈善事業基金會，也要我參加，所以在臺中大里買了一層樓闢作密宗道場，還在北屯山區找了一

塊山地，準備要蓋密教大殿。結果那個地方在921地震以後已無法建築了。

密藏院籌組財團法人，田璧雙是第一任的董事長，兩年以後，第二任是另外一個蘇先生當董事長，第三任要我出來做董事長，我說：「我是初學密法，他們參加密宗已經很久，加上顯教的師友，以為我要開葷轉信密教了。的確，顯教中有好多信了密教以後就開葷的，但我並不是為了想開葷而改信密教，你們要我出來做第三屆董事長，我人已經在美國了，做不了什麼事情。」他說：「不要緊，請你掛個名，要做事有秘書長他們幫忙。」他們還有救濟工作，到山地及各偏僻地區去救濟，每年都有好幾次。我說你如果每一個喇嘛、仁波切來時，用素席招待他們，平常時也以素



密藏院同仁於《菩提樹》雜誌社前合影

食供養，我就擔任。田璧雙居然允予照辦，我也只好答應了。真的，在我擔任董事長任期內，他們都是用素的，仁波切都慈悲歡喜素食，喇嘛有一次希望吃葷食，他們就帶他到外面去吃，沒有違背我的願望。

這樣子兩年下來，我再交棒給第四任，當然後來他們又恢復吃葷了，他們密教裡頭不在乎。很多有名的喇嘛都來了，密藏院是不分教派的，不論黃教、紅教、白教、花教的仁波切，只要是正統的都迎請灌頂宏法。

但是密宗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修法時，高級的法很少人參加，因為難修，只有修財神法時，無不客滿，不管紅財神、白財神、黃財神都一樣。甚至有的家裡頭供了很多財神，紅、白都有。做

生意發了財，如不將財用諸十方，可能導致生意失敗，財產全都流失，所以就常跟他們說，西藏密教修什麼財神法時，都有一個先決條件，仁波切在修法前，無不先開示要修此法者，必須要先發菩提心，當你獲得了財富，要布施於十方，輸諸十方眾生共同享用，你的財才能保得住。如果你修這個法，光想你自己發財，自己用，這個財就不能夠保得住。從十方來的，用向十方去，它的先決條件是要先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就要上弘下化，要布施，發了財要布施，你不做這個工作，你的財就留不住。一般人發了財都是自己享用，用不完的要留給子孫，留給子孫的讓子孫去敗，那就是所謂敗家子嘛。

我經常跟密教的人講這個問題，他

們聽不進去，聽得進去的也做不到。修這個法就是要這樣子，修法之前要發菩提心，叫你發菩提心，結果大家都沒有注意，只注意在發財上面了。後來田師兄往生了，我又在國外，就很少接觸密藏院的同仁，有時回國去看看，交一點會費，這一次回來就沒有去了。

田師兄璧雙，這個人很可惜，他過世後，密藏院就沒有像他那樣對密教熱心的人，無論世法、出世法，他都能兼顧到。如我偕續絃葛清筠去美國後初次回臺時，他就發動同仁，跑到中正機場去歡迎，並為我們獻哈達等，我內人看到這麼多密教的友人來接機，非常感動！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，我帶她初次回國，也遍邀顯密教友，以素席接待並介紹新人，這也是人情之常。

我現在還是修顯教的念佛，比較習慣和穩當，密教比較難修，我前妻慧心居士對密教倒修得很好，她磕大頭，還修四加行、頗瓦法等，有相當的功夫。我初則顯密兼修，也修過頗瓦法，因無同修者無法獨修，現在專修顯教的念佛了。

我接觸密教大概也有五、六年的時間，斷斷續續，不是專修，顯教沒有丟，顯教等於還是基本的，已經習慣

了。密教喇嘛也是去幫助人家，他們出去救濟，我們就隨喜。

十六、對神通的看法

一般科學家相信佛教，但不相信神通，不相信靈感，但人人都有靈感，人人都具有部分神通。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，動物園母老虎生了小老虎，母老虎沒有奶水，沒有辦法給小老虎吃，動物園去找了一條母狗來餵小老虎。小老虎的眼睛都還沒睜開，居然很快就能找到狗奶吃，這個就是先天性的神通啊！沒有人教牠怎麼吃啊！而且還是特技表演，不只是神通呢。

人人都有神通，只是一部分被迷住了，自己不知道，迷惑顛倒，所以是眾生啊，如果大部分都通了，那就是佛，不是眾生了。所以我在講《普門品》的時候，跟大家講虎嬰吃狗奶的例子。溫光熹老居士是一個教授，他也講過這些，不過他是講人奶的故事。你別小看這些事情，都是不可思議的神通，很微妙，將來科學家還會發現更多的不可思議呢！

十七、離臺赴美

我到美國是因為沈家楨先生的關係。我前任太太死了以後，沈先生親自

來臺灣弔喪，他來時，我已經辦妥喪事了，他跟我講：「你去美國比較好！」我說：「我英文不通，不會開車，去美國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那裡都是中國人，都是華僑，不會開車可以坐別人的車。」我聽他的話，就到了美國。到美國以後，沈先生常常開車帶我出去。

雖然這樣也是不方便，但這是他一片誠意，因為過去他幫助我很多。當年我在臺中時，本來住在和平街一棟木造的樓房裡，有一次颱風刮得很厲害，屋頂都快被掀起來，當時房子雖沒有怎麼樣，但我們不敢住了，我太太在家中找來一塊很厚的木板，把窗戶釘住，不讓風往前推。那次就是八七水災，是很大的一次風災，我們晚上就抱著一尊觀世音菩薩，住在附近的旅館。第二天早上回到住處，還好房子沒有怎樣。後來張澄基的太太——于右老的小女兒于念慈，因為看到《菩提樹》上的插圖畫得很好，就來臺中找我。插圖是王炯如畫的，因為張居士有一本翻譯自藏文的書，要找人畫裡面的圖片，她想王炯如畫得不錯，就來臺中找我，我再陪她一同去看王炯如。

後來王炯如畫了就給她，當天晚上因為太晚了，她不回臺北了，就不嫌簡陋住在我家。我們家樓上一共有兩個小

房間，一間做佛堂，一間做臥室，我就睡在地板上，她跟我內人就睡那個榻榻米上，很簡陋的過了一晚。

于念慈後來去了美國，她跟沈先生是好朋友，講起在臺灣這麼有名的《菩提樹》雜誌怎麼在破樓上，剛好我在雜誌上透露了颱風之夜的報導，沈先生瞭解以後，就寫信來問我需不需要找人幫助改善雜誌社環境？我很難說要他怎麼幫助，他說借一筆錢給我，由我自覓土地新建，可以分十年攤還。這可能都是張太太的關係，沈先生信任她，因為那時我跟沈先生還不相識。

沈先生借我多少錢，我記不得了，大概美金5萬塊吧，那時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，美金1元可兌換新臺幣40塊錢，等於新臺幣200萬元，分十年攤還，一年還20萬。第一年我要還他時，他說：「你不要寄來了，給你們雜誌社添置家具吧。」第二年，我幫他在臺灣蒐集一些線裝古典經書，像會性法師那裡有很多線裝書，我自己用照相攝影，但是太難了，沒有辦法，要用大的燈泡，對準了照，天氣熱，受不了，在太陽下照的話，也是熱光難擋，照出來不一定好。

後來知道新竹科學院許巍文居士那裡有一種機器，可以做縮影，就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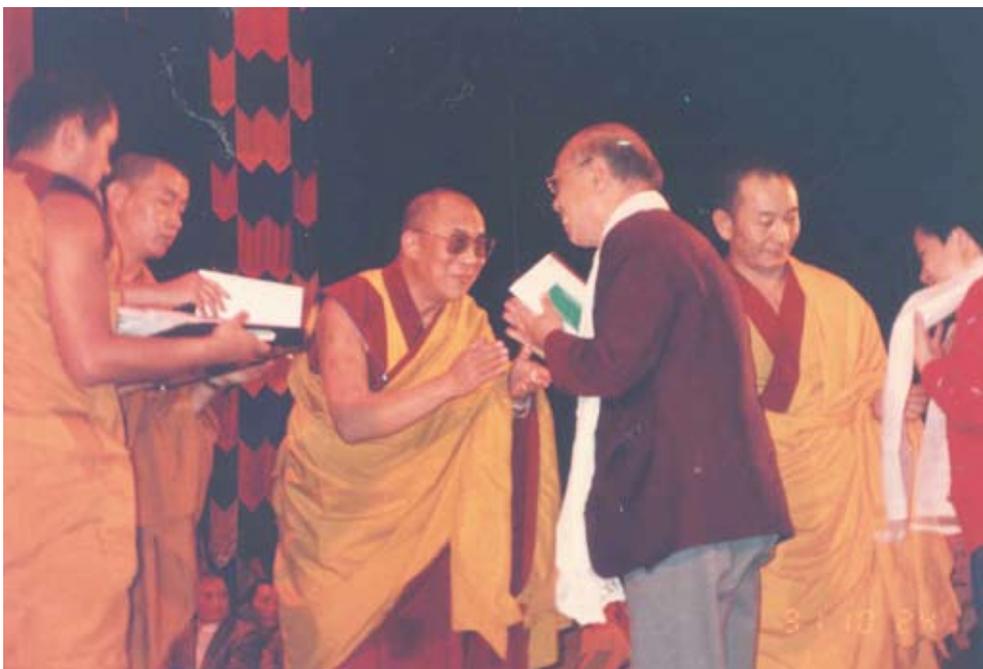
沈家楨居士在紐約大覺寺演講

microform，我每次都拿去許居士那裡幫他做縮影工作。印線裝書要用毛邊紙，毛邊紙很薄，要動作很慢的機器，一張一張印好，再集中起來切開，再裝訂線裝本。現在的機器都很快，不能印，所以現在不用這種方式，改用掃描的。那時候就這樣子做，總共印了十幾部書，沈先生要我留一部分在臺灣，一部分寄到美國去，送給大學圖書館。會性法師功勞很大，因為他有這些書我才能做，原稿用過之後就還給他，也供養他一筆錢。

所以沈家楨對我也是有恩的，我也幫他做事，就這一層關係，他要我去，我不好推辭，而我太太也死了，他說：

「你一個人在臺灣做什麼呢？雜誌也送掉了。」到了美國，他每個禮拜開車到靠近市區的大覺寺講佛法，他講，也叫我講，附近的一些佛學社以及當地的一些居士們來聽。

沈居士在美國訂做一尊大佛、一萬尊小佛，工廠送小佛來的時候，我幫他驗收。驗收也很麻煩的，在貨櫃裡，一箱一箱運出來，要打開箱子，把不好的剔出來，他很嚴格，剔出來之後就退回去，再重新做。一萬尊小佛，我一一幫他驗收。後來沈先生又辦佛學院，裡面的學生都是臺灣去的比丘尼，人也不多，就十幾個人，而且有限期的，半年就要離美，所以只有讀半年就結業了。



在紐約參加達賴喇嘛法會

大陸的學生有兩個，素質還不錯，其中一個從北京的佛學院畢業，去斯里蘭卡讀碩士，碩士論文還沒寫好，就到美國來，在我們那個學院裡頭，其實他已經不需要再讀這初級班的佛學院，但是可以多學點英文，見見世面，現在他自己也在紐約買了一個小廟，也常常找我去幫他為信眾宣講佛法。

佛學院辦了兩期，畢業後都回去了，再換一批來。後來就不辦了，我也沒有事可做。雖然參加董事會，但我也也不想涉入太多，我又不學英文，他們的董事講話大都用英語，如果有法師在，不懂英語的，他們再翻譯給他聽，我去參加，他們就不翻譯了，所以我只參加了一期就不繼續做了。有事情我幫他們

做，叫我出主意，年輕人又不聽，認為我的主意都是老調。反正我退而不休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做，甚至於他們打佛七的時候，我發心在齋行堂，幫人家添飯留菜，我認為不論什麼都是佛事。

我到美國是自由的，要走就可以走。我平常就自己學電腦，我寫的東西都是電腦裡打出來的，我用中文的手寫板，很容易更改，要加進去，或者去掉，隨時都可以。我的繼子大學時專攻電腦，他幫我把軟體放進去，寫簡體字可以變成繁體字，而且寫一個字，它就出來一個字，比打字還要快，如果用拼音打字，要選其中的一個，反而較慢。

我這次回臺中沒有帶大的電腦來，換了一個手提的電腦，帶到上海、美國都可以用，但我帶到這裡很麻煩，帶來帶去，還要去登記，同時，背著電腦，過海關也很麻煩。

沈家楨現在年紀已92歲了，記憶力日漸衰退，近些日子，他常常講話重複，心臟也有毛病。顯明老和尚年紀更大，快100歲了，現在講話都講不出來了，常常病了就馬上叫救護車來，送醫院，好了再出院回來。因為年紀大的法師，他們沒有銀行存款，住院醫療都是免費的，他已經入了美國籍，目前有個侍者照顧他，但他身體重，摔倒了抱不起來，有時就打電話叫我小孩過去幫忙。老人家就是怕摔，我也很怕，摔下去碰到什麼就麻煩。有一回我在上海，三階當兩階，撲過去，往前面衝，還好我用拐杖撐住了，沒有倒下去，心裡想不能倒。我那幾個外甥女都嚇呆了，又不敢上來，我說：「妳們呆什麼？趕快過來把我抓住！倒下去的話不得了囉！」

有時在家裡起身，也會感覺房子在轉，我太太看到就給我一顆藥，吃下去會好一點。在美國有一位李醫師（中醫），她的祖先是宮廷的御醫，我們常常找她，她有個電腦，上面都有病人的

病歷，也記錄頭暈的時候吃什麼藥，她自己製作的丸藥，吃一粒就好。我太太還跟她學中醫，中醫師住在市區，我們住在山上，我太太是先學西醫再學中醫。中醫也有很多有用的丸藥，診病要看體質，並不能夠一概而論，現在醫生都亂開藥，不管你什麼體質，往往服藥以後病反而更重了。我岳母的遭遇就是這樣，有一次，內人不在上海的時候被醫生亂開藥，病情反而更糟。內人跟醫生交涉，將藥量減輕一點，量太重，會害人的，況且價錢又貴。西醫對中醫的醫理不瞭解，中藥有的也是不能多吃的。所以我很相信中醫，中醫能根據你的體質開藥，不過在美國要找好的中醫師很難。

我的繼室清筠本來住在上海，我到美國，她才一起到美國。她在上海時不敢學開車，因為大家不守交通規則，在美國才敢學，美國人都遵守交通規則。有一次她闖黃燈，雖然車子到另一邊時紅燈才亮，但是美國警察一發現，就立刻舉發，結果清筠被罰了100美元。

沈家楨現在也不能開車了，有個管家照顧他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他雖然年齡很大，還是喜歡到外面去看看，坐著車子出去兜兜風。

過去沈先生是能背《金剛經》的，



朱斐夫婦攝於繼子家前

現在怎麼背呢？90多歲的人，不可能背了。人到老了都會變，心力也會變，過去慷慨付出，現在怕付出了，過去有沈夫人在一旁鼓勵，他捐了很多錢。他的子女都不會講中國話，媳婦是個美國人，女兒也嫁外國人，有的時候來看看他。目前沒有親人照顧，沒有親情，這是現代社會很可怕的現象。

我沒有兒子，倒也無所謂，續絃的太太帶一個來，也很好。我幫助他念大學，現在畢業了，已找到工作。我帶清筠到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時，承辦人員說：「你還有一個兒子幾歲，是不是剛剛念中學，為什麼不一起帶去呢？」

我們答說希望他大學畢業以後再去美國，可以多讀一些中文，但她說：「不會啊！他到那時候才到美國很難適應，也很難通過。你現在讓他去比較容易適應。」她還為我們著想，這是很難得的。她給了我們一張單子說：「回去填，下次就可以去了。」我和清筠先去美國，兒子的簽證是我親戚帶他去廣州辦的，填好了表去辦，馬上就核准可以到美國。

我們住在山上，兒子念高中是免費的，校車經過山下，就停在莊嚴寺山門口，他一早就要走到山腳下去等車子，坐校車去，下課後又送回來。下雪天，

雪積得很厚，他像猴子一樣跳著下山，我們這個區域就一班校車，不能遲到，慢一點的話，車子就開走了。有一次我叫他帶一封信到山下丟到信筒裡，他跳著下山把信跳丟了，幸好有一個工人拾到了這封信，否則就麻煩了。他畢業以後，上大學專攻電腦，所以我近九旬的人也打電腦，就因為小兒什麼都幫我設定好，我只要照固定的方式去弄弄寫寫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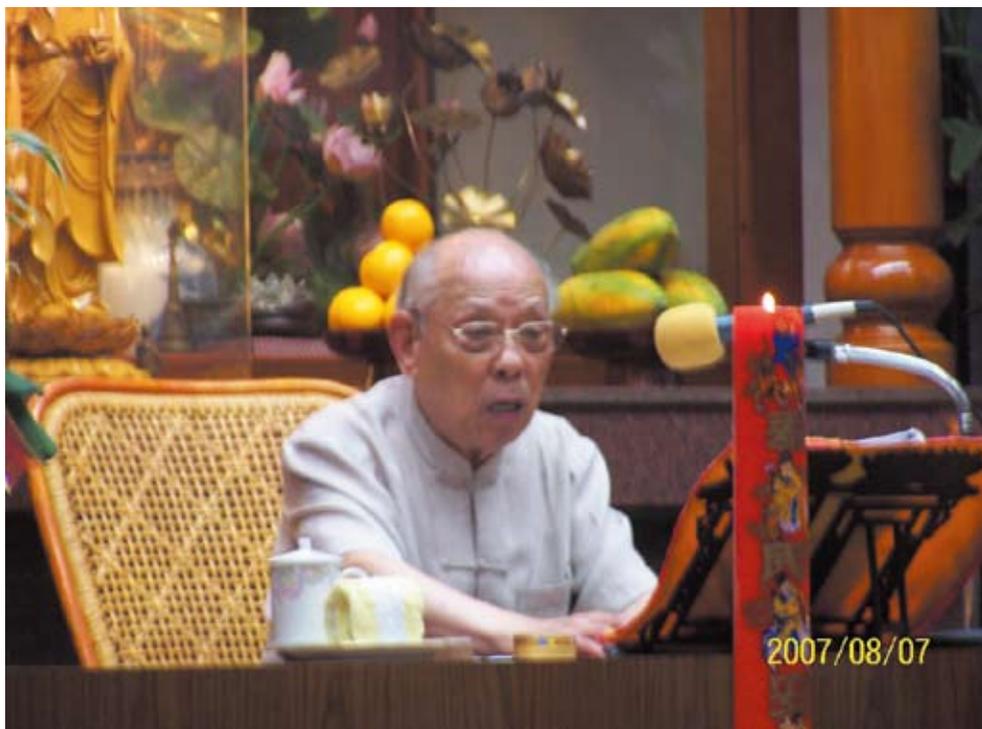
我這個小兒的脾氣就是不肯仔細跟你講解，他說：「我幫你弄就好了。」我因為太依賴他，許多有關電腦的問題仍然不會。到了上海就糟了，我要找人幫我的電腦摸摸弄弄才能用，也很麻煩。

我在上海，可以寫文章，可以在電腦裡頭看中視新聞，中視一天三次，我就看一次，中視的氣象報告特別詳細。但不久這個節目就「無法顯示」了。

沈家楨先生對我一直很客氣，現在沒有事我也不找他。有一次他要我校對丁福保的《佛學大辭典》，他找人輸入電腦，要我校對，我沒有答應，因為我的眼睛看小字會重複，丁著《佛學大辭典》的字太小，我無法校閱，內心感到非常抱歉！

在臺時沈居士借我一筆錢修建房子，在國光路、南門路的轉角上，所以門牌是國光路365巷，但要從南門路25巷進去。我現在沒有什麼積蓄，這棟房子是唯一的不動產，我去美國之前把房子賣掉，值新臺幣1千萬元，這1千萬拿來換美金，當時好像美金匯率很低，也對我有利，所以換了較多美金，存在美國銀行裡頭，在那裡生活就靠利息，但越用越少，都是吃老本。現在利息也不夠花，最引以為憾的是，我的續絃太太她不太肯吃素，有一次到外面去吃飯，吃了骨頭韃在喉嚨，靠手術才拿掉，因為沒有保險，花了好幾千塊。我們在美國一直沒法參加保險，我在臺灣有健保，我生病回臺治療，我太太在上海有保險。美國也可以保，但保費很貴，莊嚴寺參加美國的保險，一個月要花不少錢，三個人的保險費，拿來當我們的生活費就夠了，現在兒子工作單位已有保險，但我們還是沒有，我們都持綠卡，也不想要美國護照。

來來去去的機票要花很多錢，過去坐華航，她到上海，我到臺灣，可以坐華航到臺灣，她轉機到上海去。現在坐外國的航空公司，也是很貴，便宜的時候很便宜，700塊美金可以來回了，現在要一千多，我這趟買單程的，不準備再



在菩提仁愛之家太虛紀念館講經

去美國了。

十八、講經

我老了，沒有想過讓《菩提樹》重新復刊的問題，我已86歲了，能夠再活幾年？我現在出來講佛法都是勉強的，我是勉力為之，真是力不從心，走路也不行，我在這裡，每年回臺也有兩個場所，每週只講兩次，他們不讓我多講，怕我太累。光壽學苑是不用翻譯的，這裡為老人們講是必須要翻譯的，等於只有講一半，我請游秘書譯成臺語，他的父親游俊傑，過去也曾為我環島弘法時譯語。

有一個工廠的董事長徐文乾，邀請我每週講一次佛法，從早上九點多鐘，講到吃午飯，所以這個禮拜五我要外出到光壽學苑。他是我以前在省立臺中圖書館國語文補習班的學生，以前他在臺糖公司上班，常來聽我的課，叫我「老師」。現在他開了工廠，在大陸也有分廠，家住另外一棟房子，辦公用的房間，闢一間出來做教室，固定的座位，固定的人，都是退休的人員，有銀行界的經理，大學的教授，都是知識分子，所以不用翻譯。這個徐董很發心，講好了，大家一起吃便當，過去每一次都要另外邀我去外面吃飯，這一次我辭掉，



在休士頓佛光寺講演

我說千萬不要，不可勞師動眾，而且也不合我口味，我怕辣、怕嗆、怕胡椒粉，這些都不行，所以大家在家裡吃就好了，花錢太多也不好意思。

他們這樣發心，所以我也不收他們的演講鐘點費，我一向不受供養，趁臭皮囊還沒有壞的時候，盡一點力量，能夠利用就多利用一下，講講佛法，多結結法緣。我曾為他們講過《八大人覺經》、《地藏經》、《普門品》、《普賢行願品》。我在那裡講什麼，回來在菩提仁愛之家也講什麼，我自己弄了個電腦用手寫板打稿，我不會用鍵盤輸入，手寫的才方便。我講《普門品》花了一年功夫，去年回美就準備，將我最近所體會的整理後再講出來，希望能

夠跟大眾相應，要能夠相應的東西才好嘛。

要講經，一定要盡量參考一些書，雖然都是講經，人家講的跟我講的一樣，都是佛講的東西，人家聽的寫的也是佛陀的教法，不能說是抄人家的、偷人家的，都是拿來弘揚佛法就是了。我一定會參考許多資料，好的我就把它蒐集起來講給大家聽，所以比較費時。我要自己手寫下來，把講義寫好了，拿來分給大家，照稿宣講，不易出錯。

我講經不像李老師這樣一本正經嚴肅的樣子，我比較隨性，我喜歡講講笑笑，大家輕鬆一點，比較不枯燥，摻雜一點其他的古事今說，像我們家鄉的說書一樣，穿插一些古今時間，引起聽



在蓮因寺齋戒會講演

眾的興趣，不影響講經的學習。李老師很嚴肅的，你看現在他們幾個弟子在蓮社講的，也都很嚴肅。每星期三、星期四都有，晚上在蓮社，你們要聽可以前去，一星期有兩天。星期四是徐醒民，徐醒民老師講得很好，他的學問好，得自李老師的真傳，我這方面已經有點脫節了，跑出去國外出了軌道，基礎不好，講佛法要有儒學的根底，基礎很重要。我雖然接觸廣，但都是世間法，我們生長在南方都市地區的人，從小就沒有好好念四書五經，他們念過四書五經的人就不同了，很容易接受李老師的東西。李老師都是這一套，他們跟李老師學過做詩，我就哼不起來，寫也寫不出來，過去有什麼應酬，都是請李老師代

筆，什麼輓聯，什麼詩都不行，李老師也代我寫，署上我的名字，讓我能充充場面。

生死都是註定的，要走的時候還是會走的，李老師活到97歲，還是走了，臨終前一天他還被抬上講座，兩個人抬上去後坐下來才能講，到後來沒有力氣了才停止。這都是因緣，有這個緣分能跟大家結結緣就很好。

十九、再婚

我現在的太太是我上海外甥女的同學介紹的。我好多親戚都在上海，二個哥哥都去了寧夏的銀川，二哥被視為黑五類，因為他過去是國民政府的軍人，所以中共建國後，吃了許多苦，被下放



與繼室葛清筠女士合影

到偏遠的邊區。談到這些往事真是不堪回首。

民國37年底，我曾想回家過年，那時候如果回去上海，想再出來也出不來了。民國38年初，飛機、輪船都沒有了，所以他們都說我是幸運者，否則真是再也來不了臺灣。

現在我在上海買了一幢房子，我太太學西醫，她們家是個大家庭，弟弟在澳洲，是學音樂的，小提琴的第一把交椅，因為在上海不能發展，所以去了澳洲。他們是很富有的大家庭，自己家裡原本有一棟大房子，一家人都住在一起。後來被沒收，改革開放後，將沒收

的東西都低價還給他們，包括充公的金銀首飾等，她媽媽很慷慨，在抄家時很爽快把它全部拿出來：「統統在這裡，你們拿去好了。」一點也沒有捨不得，有些人就把金銀財寶藏在天花板裡或地板下，要是被找到，反而麻煩。等到改革開放，房子要還她了，她卻不要，因為原有的大洋房已經被糟蹋得不像樣了，本來她們家裡連舞廳都有的，是很大的一幢大洋房。同時子女都長大成家，已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原屋也不要了，只要有地方住就好。

有幾個子女就給他們安排一些房子，都是公家的房子，要付一點房租。我內人和她二弟各分到兩房一廳，因有



與上海諸外甥合影

個男孩，才分到兩房一廳，7樓，但有電梯，蠻好的。她媽媽跟大弟分在南京西路美術館的後面，很熱鬧的中心區。我們住的地方，交通都很方便。

現在更開放了，可以把這個房子賣給人家，我們再拿這個錢到郊外莘庄去買一幢，在金城綠苑花園小區內，也是兩房一廳，都是新蓋的房子。那個地方以前屬上海縣閔行鎮，現在全部都歸併入大上海市區了。

我內人以前也結過婚，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，女兒已嫁到合肥，兒子尚在小學念書，因為先生死了所以再嫁。她還在上海市區廣場醫院工作，當內科主

治醫師；我也死了太太，我親戚就幫我介紹，她現在六十多歲，我們相差20歲。我這個老伴最主要就是照顧我晚年的生活和身體，你看我隨身帶了一堆藥來臺中講經，兩個月份的藥，一包一包都包好在裡面，一天吃一包，都是她幫我準備的，兩個月不回去的話，還要請她寄藥來。

我沒有生育子女，我和大陸的家人通信一直沒斷過，我媽媽還沒有往生之前，都是我寄錢回去，因為有朋友從香港幫忙轉寄。

二十、大陸親戚

家二兄因為曾經在軍中加入國民

黨的關係，提籃橋監獄也坐過，吃過很多苦，平反以後拿到一千多塊人民幣工資，算是發了一筆小財了。他有了錢，想出來看我，剛好我也在國外，我們便約好到香港佛經流通處見面。他們也順利搭乘長途火車來到香港，我們在香港都住在流通處，由智海法師慈悲接待。二哥有嚴重的心臟病，平時出門一定要先吃一堆藥，到了香港，他藥也不吃了，因為看到了弟弟，高興得不得了，我陪他到虎豹別墅、海洋公園等遊樂地區，去香港佛寺時，我就教他們五體投地禮拜三寶。出家師父都很慈悲，聽說我兄嫂遠從大陸銀川出來，他們無錢供養，反而還接受了師父們給的兩個裝著港幣的紅包，兩人都高興得很！我的侄兒送他們到了交界的地方為止，不能同入香港。他們在香港住了約一個星期就回去了，兒子還在邊區等他們，一同坐火車回寧夏。

我姪女也出來了，也是在香港見到面，因為我那時候常常出國訪問，或者採訪新聞，跑的地方很多，有的時候到了香港就自由活動了。那時候由臺灣去香港很容易，沒有什麼，而且我在香港也不用住旅館，廟裡頭都很熟的。

我在《空中行腳》裡，稱共產黨為「共匪」，這個書就不能拿到大陸去

流通，中共看到總是有疙瘩，不如不要帶。其實大陸也有這本書，他們都從臺灣或香港蒐購去的。關於佛教的書，像我提到的蔡惠明，居士林那位居士，他還主編《上海佛教》，我寄書去，他都能夠收到，印順老法師的書，他也全部能夠收得到。他們有一個特殊開放的部分，如果是做佛教研究的人，佛教的東西，海關就放行，一般人就會被扣留。現在大概已沒有什麼問題了，現在普通的書都可以收到，但有的小地方還不行。中共有的時候鬆，有的時候緊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，通過不通過要看情形。

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三、四年了，期間也不是說完全待在上海，夏天在美國比較涼快，就到美國。我們住在山上木造房子裡，冬暖夏涼，冬天要暖氣，夏天不用冷氣，所以我夏天都是在美國，過了夏天，就到上海，上海住過一陣子，再到臺灣來，所以他們說我像「候鳥」。

二一、定居上海

臺灣有一對夫婦在上海市開了三家素菜館，招牌「棗子樹」，諧音為早吃素，夫妻倆待人親切，過年的時候都會邀請上海一些老居士聚食素餐，供養大家，例如淨空法師的兄弟也被邀請去，

臺灣去的就是我一個。編《印光大師年譜》的沈去疾居士住在上海，豐子愷的女兒也住上海，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他們都受邀出席。但這幾年不行了，大多已進入老年，行動不便了。

我在紐約時，曾與顯明長老領導的止觀班同學到歐洲去旅遊，那次的旅遊使我的腰椎起了變化。因為同行的大多為年輕人，參觀景點，都要上上下下，有的爬好幾層高樓，走路上去又走不來，我又好勝，不想輸給年輕人，他們能夠跑，我怎麼不能？同行的顯老法師有人幫他推輪椅。本來我想與老法師同去，他的動作一定是很慢的，我跟他一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哪想到他們推輪椅的人，飛速推去，我趕不上便落後，竟變成我要追他們了，結果一追，腰椎就追出毛病了。

雖然也有幾個女孩子來關心，回過頭來幫我拿手提包，但我發覺體力已大不如前了。更有一天傍晚他們要去一個地方參觀，老法師就沒有去了，我又被好勝心驅使，不甘示弱地跟他們走，走到很晚才回來。雖然有一段地鐵可以搭乘，但是中間要步行的地方還是很多，回來腰部就不適，還忍著不敢哼。記得就是臺灣921大地震的時候，我們在法國旅館裡的電視上看到臺灣大地震，我也

就是民國88年去歐洲的，回美後就感覺不對了。尤其住在美國時，上山的路坡度大，從我住的「退不休寮」走到大佛殿，就要先下坡再上坡走一段路。上去要彎著腰走，所以就很少活動了。而且那裡冬季嚴寒，常常下雪，下雪後還結冰，我在那裡曾摔過三次，前兩次穿的衣服厚沒有受傷，第三次摔下去時用左手一撐，把手臂摔成粉碎性骨折，當即雇車去華人區找中醫傷科，接了一接，再搭機回到上海找中醫師，請一位年老的女醫生治療，每次都掛特約門診，還服漢藥，約一年的時間才慢慢地康復。

二二、在中國大陸講佛法

在上海，外來的人不能公開講經，目前大陸的佛教，受邪門外道法輪功的影響，還不完全開放，只有當地幾個居士，可以在佛寺內講佛法，基本上還是以國內的僧俗佛教徒為主。國外乃至港臺來的緇素佛子，除非有特殊關係，否則要先到中國佛教協會去申請，通過後才能公開講演。像葉曼居士，她先去拜訪趙樸初居士，雙方談得很投緣，所以她可以不用申請就在上海居士林演講，而且一講就是三天，很轟動，聽眾約一千多人。但據我所知，好像還沒有見到有長期講一部經的情形，



葉曼居士與夫婿田實岱大使

都是普通講演，講一個題目，或者是三天講三個題目。

有的人在那邊講演，如果說溜了嘴，講了人家不願意聽的話，那麼以後再上臺就很困難了。一般都要先經過中國佛教協會批准，再指示下去，由地方的佛教道場邀請，這樣才不會有問題。

我就是第一次犯了這個錯誤，雖然我講的都是佛法，但因為他們沒有向上級申請就請我到居士林講，邀請我去的人就被他們上級講了話，說未經呈報核准，怎麼自作主張請人家來講呢！所以

以後他們也不敢再找我講了。以前我參加過上海佛教青年會，居士林大多是青年會的人，所以都是認識的老朋友，如鄭頌英、蔡惠明居士等。此事雖然錯不在我，但我也失去了在當地講經弘法的機會了。等到他們事後再報上去，已經晚了。臺灣以前也有過這種情形，但那是在發生了問題之後才會如此。

二三、菩提醫院與安養中心

菩提醫院的開辦是由于凌波居士倡議的。他原本在臺糖公司埔里糖廠當駐廠醫師，很用功，儒學底子也很好。有一次他到臺中瑞成書局買了一些佛書，看到介紹《菩提樹》的文章後，就到和平街來找我。他看我們那裡有許多流通的佛書，有的是我們自己出版的，有的是外面送來代為結緣的，就請了幾本回去。

我們談得很投機，我介紹他去見雪公李炳南老師。那時候李老師住在我們隔壁。樓下有兩個門牌，樓上兩戶是打通的，我們是和平街37號，李老師門牌是39號。他跟李老師請教了一些關於佛法的問題，後來我也介紹他按儒家禮拜雪公為師，然後再帶他去拜訪水里蓮因寺的懺雲法師，又皈依了三寶，正式成為佛門弟子。

于凌波常常來買書或談論佛法，他擅長寫作，文藝作品很多。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他以前在文壇上，還小有一點名氣呢！

談起佛教，許多事情都離不開「緣」。有一年，獅頭山的會性法師閉法華關時在關房中病倒了，因為獅頭山飲用的水，都是儲積的雨水，吃了胃腸消化不良，住在山上的出家人，都患了腸胃病。他在關裡病了，又不能出來看病，我知道了以後，就跟于凌波講：「你是醫師，我陪你一同去看一個病人好不好？」他很慷慨允諾後，我告訴他有一個掩關中的法師病了，在關中不便出門看病，只好麻煩大駕。我就帶他去了獅頭山，他帶了聽診器上山看病。會性法師住在元光寺上面的一個關房，于醫師替他診脈聽診，知道他病情不輕，他認為這樣抱病閉關下去，飲水又有問題，只有害處，沒有好處，就勸法師下山去看病。法師想想，認為這樣也好。我們走了以後，會性法師就及時下山了，也平安克服了病魔。

會性法師下山後，先到我37號樓上的木造房子暫住。他要上樓還得要人揹著上去，他腳沒有力，走不上去。我們就讓出一間六個榻榻米的房間，讓他睡在那裡。李老師住在隔壁，每天請李老

師過來看病。會性法師相信中醫，雖然也有西醫去看他，但他相信中醫比較能調理腸胃，也吃中藥。他在我那裡住了個把月，恢復了許多，因為獅頭山上的人掛念他，先後到我那裡去探病的出家人有十幾人，我們招待不週，當然也要怪我們的樓房太小。後來我就跟會性法師說：「法師，您還是到南部去吧！」他在南部有一個徒弟，住在屏東萬巒，為他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講堂。他去了之後，身體逐漸康復，因為南部的氣候好，適合他調養，後來完全痊癒了。至今仍住在萬巒的講堂，經常講經說法，渡眾無量。

因為這個因緣，于凌波居士說，我們佛教需要一個醫院。因為佛教徒生了病，住一般醫院吃素不方便，往生的時候，也沒有照顧助念的地方。如果有佛教醫院，我們留個病房來做臨終關懷，可以專供助念，因為在一般醫院是不給助念的，於是我們就發想籌辦佛教醫院，這不就是緣的始因嗎！

我們跟李老師講想辦醫院的事情，老師最初是不大贊同的，因為茲事體大，不容易辦。辦個醫院談何容易呢！經費哪裡來？李老師在臺中已經辦了很多事業，如蓮社、圖書館、孤兒院等，老人院倒想辦，但是也還沒有辦。最

後李老師總算勉強同意了，但仍不願擔任什麼名義。於是我們就開始試試看，先找他的十個女眾弟子籌商。首先由九姐黃雪銀發心，把臺中路的住房讓出部分試辦，我們先在那個地方辦一個門診部，算是菩提醫院的開始，由于凌波當院長，他去弄了一部舊的X光機器，放在門診部開始應診。

我們組織了一個董事會，這十姐妹都是董事，李老師不肯當董事長，命二姐林看治當董事長。林看治曾在《菩提樹》寫了一篇〈念佛感應見聞記〉，刊完後普遍流行，發行量很大。她擔任董事長後便開始試辦，規模不大，我們印了很多施診券、義診券，並將義診券發給市政府、各區公所、地方團體，讓他們分發給沒有錢的病人，所以有不少人來看病。

我們在《菩提樹》上刊登發表這個消息後，臺北的周宣德居士就寫了一篇文章，說我們要辦醫院，還建議訂定捐款的辦法，也在《菩提樹》發表。如此眾志成城，你捐萬元，他捐2千，捐款人還可以指定為紀念某人之名義安立病房名稱。此文一登出來，各方面響應很好，于凌波也寫了文章。就效果言，起先並沒有什麼立即反應，但《菩提樹》傳到海外去以後，獲得不小的迴響，因

為過去佛教沒有人辦過醫院。

民國53年6月，我隨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、賢頓、宜蘭縣支會理事長星雲與淨心等四位長老，還有菲律賓的劉梅生居士，緇素一行六人，以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名義，組團出國去訪問東南亞。因為我們都坐飛機進出，所以後來我寫了一本《空中行腳》，以報導此行的一切活動。

海外有許多《菩提樹》讀者，平常多有聯繫，其中居士也有很多人，平日已有往來，因此白老也要我先寫信聯繫，聯繫好了，他們好來函邀請我們去參訪。

時間也很湊巧，我們海外訪問的首站是泰國，剛好在泰王訪問臺灣之後。泰王訪問臺灣的時候，政府請了十位高僧到機場迎接。泰王下機後首先看到的都是穿著黃衣的一排高僧，馬上把帽子脫下來，偕王后同步至高僧前合十，表示禮敬，感覺很溫馨，因為泰國和臺灣一樣很重視佛教。泰王在臺灣的訪問主要是來觀摩我們土地改革的成果，瞭解三七五減租情況。他到農村去，看見農村裡家家戶戶都有觀世音菩薩像，有掛的、也有塑的佛像，當時臺灣家庭到處可見觀音、土地公，還有媽祖，泰王很驚喜，認為臺灣農家都是佛教徒，可以



泰皇接見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

說佛法已深入民間了。所以這次泰王對我們的參訪非常重視，接待我們去他的王宮，不僅接見，並且備了素齋宴請我們，還請當地中華佛學社的常務監事陳慕禪老居士負責泰語的翻譯。

泰王送我們一部《泰文大藏經》，我們當然也準備了禮物，事先我就拜託呂佛庭居士畫了一幅畫，他特地到橫貫公路寫生，我們把呂佛庭的畫送給泰王，他非常高興，另外我們還準備一些佛像等紀念品。

泰國的中華佛學研究社的居士們都非常熱心佛教的宣揚，那是個僑胞辦的一個居士團體，其中有一個年輕人，是泰國大學的教授陳明德，他是個天才，

小時候就非常了不起。他在泰國大學教佛法，非常有號召力，例如在公園裡演講，一下子就能圍起一千多人，他的演講很能掌控聽眾情緒，講得要人家哭就哭，叫人家笑就笑，他能講到這樣子，真是厲害。他把我們要去訪問的消息透露給泰國佛教最高的僧務院（上有一個大的僧皇，下有四個小僧王），泰國僧務院知道我們要去，立刻說要歡迎我們，並由他們主辦這個事情，招待我們食住。但我們已經答應由我僑團承辦，需守信諾，所以最後還是由中華佛學社來招待我們。中華佛學社是泰國最大的一個佛教僑團，他們的理事楊乘光居士，在泰棉等地區代理《菩提樹》雜誌經銷訂閱事宜，因此該社每個董事都認

識我。他們都會講演佛法，找不到要講的題材時，就在《菩提樹》上選出適當的文字代為宣講。因為我跟他們很熟，這是他們自己告訴我的。本團每一個人都被邀請安排做一場講演，我們在那裡的演講都透過翻譯，主要是翻潮州話，因為旅泰華僑以潮州人最多，幸好有陳慕禪老居士，他是潮州人，也是一位中醫師，還通泰國語文，他跟我關係很好，我平日就常跟他聯繫，他是中華佛學社重要的董事。

我們去參訪的消息，被當地的佛教大學知道了，要派五百個比丘到機場歡迎我們，但是一時找不到這麼多的交通工具，結果只去了一半的人，其實那已經很不得了了。我們一下飛機就呆著了，看到這麼多歡迎者排得好好的，比丘在前排，後面是居士，另外還有宗教廳長等人，我們的法師們步行出去，就好像檢閱軍隊一樣。由於泰王來臺灣之時，受到我們佛教高僧的隆重歡迎，所以他們也很隆重接待我們。他們派二輛轎車，每天駐守在中華佛學社，我們要出去，他們開車子接送，還派警察維持交通秩序，出出入入都有警車開道，隆重的不得了，僑胞們也很高興，因為過去從來沒有過這種盛況。

我們第一次去泰國時沒有這樣隆

重，因為那次是以「中華民國出席泰國佛紀二千五百年慶典代表團」名義應邀出席佛紀2500年慶典的，世界各國的僧團都有代表，而這次是專門接待我們的佛教訪問團，所以他們非常隆重。

第一次去泰國是甘珠爾瓦活佛當團長，當時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因病不能帶隊。時間是民國46年5月7日到6月7日。一行十一人，除甘珠佛爺外，還有代表印順法師、觀察員道源法師、道安法師、周宣德、顧問雲竹亭、羅光海、居士黃鐘、潘守己、連蓮增，我算是隨行記者。

第二次到泰國訪問時，接待我們的華僑團體共有15個，都是信仰佛教的社團，泰國佛教社團以中華佛學社為首，其他都屬佛教慈善團體。這一次我們住在中華佛學社，在泰國，出家人都要穿黃衣，不穿黃衣的話，他們不承認你是出家人，而且一定要過午不食，下午吃東西就會被他們看不起。

去過泰國一次以後，我們就知道種種規矩，第二次去時，因為大家事先都有準備，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。

我記得我們到了泰國，一下飛機就有很多新聞記者來找我，大多是華僑報紙的新聞記者。其中有一件趣事，他

們說：「你們臺灣的出家人怎麼不懂規矩？」我說：「怎麼不懂規矩？」他說：「泰國的規矩就是，泰王見了個小沙彌也要合掌問訊，但是小沙彌不可以回禮，若小沙彌跟他回拜，等於是拒收泰王的禮。我們泰王到臺灣時跟你們十位大師合掌行禮，你們也跟國王問訊回禮，拒收了泰王的禮，豈不是不懂出家人的規矩？」他問得很巧妙，我說：「這是各地習俗的差異，我們那裡的規矩是禮多人不怪，不回禮就是沒有禮貌，泰王是一國的元首，我們尊重他的元首之尊，若不回禮問訊，在我國的習俗上就失禮了，所以必須回禮。我們那裡的規矩是『禮尚往來』，『入境需問俗』啊！」向他們這麼一解釋，他們才瞭解，第二天報紙也登出來。每個國家有他們自己的規矩、禮貌，南傳佛教國家的規矩與我們北傳佛教也不全然相同。

我們在泰國參訪期間，也到泰國的大學去講演，由團長白聖長老講，陳明德翻譯。陳明德翻譯的非常好，他能講得讓大家都佩服。我們這次行程，在華僑的僑團裡頭講，是每個人都講，但是大的地方就是由團長一個人講。

這一次可以說非常成功，同時我們還去了印度，我駐泰大使杭立武先生替

我們聯繫，那時候印度駐泰國的大使跟杭立武有舊交，以前在南京的時候就熟識，他幫我們跟尼赫魯聯繫。尼赫魯是印度總理兼外交部長，所以一聯繫就獲准，本來要簽證是很困難的，要在泰國簽好了才能去。我們在出國前就排好要去印度的，去印度的行程也非常成功，這個就暫時不去講它了。

我在國外常常有人找我，還要送錢給我，有人就覺得很奇怪，怎麼會有這麼多人送錢？我說：「這不是我的錢，人家是看了《菩提樹》，才給我錢。」我們的海外讀者很多，泰國是由中華社代理我們的雜誌，每期都有一百多份，我們寄去給他，再由他分送到各地，這些都是訂閱的。他們看我去了，就有人捐300元美金，樂助我們菩提醫院的興建，贊助一個病房，紀念什麼人，就用什麼名字，以這樣的方式認捐醫院或訂閱期刊的很多，泰國還有其他地方也是如此，但印度是不會有的，因為印度的華僑都不富裕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都有捐款，法師在臺上講演，臺下就有人找我送錢來了。法師他們都很羨慕我，開玩笑說：「你看，你最有辦法，滿載而歸。」他們送錢供養法師的也很多，當時認捐一間病房是美金300元，認捐兩間或三間的都有。

這一次訪問回來，我收了不少錢，其中包括在夏威夷的華僑，我們雖沒去美國，但夏威夷的幾個華僑都很發心，一時拿不出那麼多錢，就幾個人合捐一間病房，這樣也不錯。積少成多，光是零錢湊起來的，就有十多間，其中有一個人就募化了十多間，有兩個人就二十多間了。捐款的都是女眾，她們聽說祖國佛教要辦醫院，都很高興，好像是空前的大事。

回來以後，再經雜誌的宣傳，下一期就收到不少捐款，樂捐名單在雜誌上都公布徵信。大的病房一間是500美元，小的病房是300美元，其中有許多擔任住持的法師、老法師也都認捐，南洋佛教的法師那時候經濟都比臺灣好，因為他們有錢，有些法師除了自己捐，也鼓勵信徒捐。

這樣子弄下來，捐款快要超過100間房間了。雖然這樣子，但我們的醫院還是辦不起來，我們本來沒有想辦這麼大的，100間病房的醫院，相當大了。後來有的改捐土地，有的改大房間，有的改辦公室，錢都有了，每間房間的上面釘上「某某室」。醫院規模欲小不能了，但過大也很難勝任呀！

那時候我跟李老師說：「你不出來

不行了，一定要你出面登高領導。」開出去的收據也要李老師具名才好，因為李老在外面的影響力比較大，李老師看無法謙推就答應下來。年紀大的人都是這樣子，他看事情，不像我們這樣匆匆忙忙的，他看事情有希望了，才願意承擔這個名義。

財源沒問題，籌備就必須更積極，第一步是在臺中市南門橋附近買了三千多坪的土地，現在還是只有這些地，沒辦法擴充。將來都市計畫實施，這塊地中間還要開一條道路，而且功德堂還要被拆掉，幸好暫時還沒有施行。

臺灣任何建築必須向政府立案，市政府主管官員說，這個地區是臺中縣跟臺中市的交界地區，可以由省政府來管理，省府社會處為主管單位，他們建議最好辦個救濟院。辦救濟院又要重新組織董事會，雖然是私立，但仍由省府管轄，後來很快的批准了。

批准以後就開始籌備，因為是一大善舉，很快得到地方有力人士的贊同，臺中第一屆的國大代表林吳帖，本省籍的一位女性，她夫家姓林，自己姓吳，她出來，彰化銀行董事長的太太也出來幫忙，也參加我們的團隊，一起來號召商議。起先，她們請嘉義的謝潤德居士



菩提醫院開幕內政部長王德溥蒞臨剪綵

設計，後來大家認為他設計的藍圖太老式了，要新穎一點，就由林吳帖再去找設計師重新設計，但太虛大師紀念館的設計照舊，仍用謝居士的原圖案建築。

設計好了之後，印順導師也來捐錢，他捐的錢很多，我們希望讓這筆款做一個二層樓的太虛大師紀念館，一樓是董事會辦公室，右邊的聖蓮室是加拿大詹勵吾居士獨自捐建的。醫院建築好了，但是政府希望救濟院名下要有兩個單位，一個是醫院，一個是養老院，就是給年紀大的人安養天年的地方。我們還有一些地，後面這個地方，有一部分是自費的老人，他們出錢後住在裡頭，

占有一排，樓上、樓下，一共大概不到十幾間；另一邊住的人都是免費的。後來又蓋了寶松和尚紀念館，這是馬來西亞的華僑捐的。寶松和尚往生後，他的弟子捐建用以紀念他。我到馬來西亞參訪時也見過寶松和尚，當時他就說樂觀其成。這個地本來是想興建療養院的，但是沒有建成，因為療養院所需的設備、人力，都還不夠。

醫院院長起初是禮聘于凌波大夫，李老師平日跟中國醫藥學院有聯繫，因為醫藥學院的董事山東籍的很多，他們那裡有個醫師，是蘇州人，醫學碩士，當過南京衛生司司長，本來在中國醫藥

學院當院長，他們那邊要換人，要求李老師介紹給菩提，做我們的院長。他學歷高、資歷深，他當院長自己不必看病的，只是做行政方面的工作，年紀雖大也無妨。

新院長來了，于凌波就變成副的了，但是另外還有人介紹崔玉衡。他是東北的一個醫學院畢業的，東北的醫學院是美國人辦的，他是第一屆的畢業生，資格也相當老，他原是斗六糖廠的醫生，是佛教徒，佛學研究也蠻深的，因此也聘為副院長。這樣一正二副就有了三個院長了，在職務劃分上，崔玉衡負責醫藥方面，院長是管行政方面，于凌波自己就綜理不屬於他兩人的醫療業務。凌波本來是想做院長的，不過以他的資格當院長還差一點，因為他是國防部的軍醫，是屬於國防部醫務署（後來才有國防醫學院的設立），不是正式的醫學院畢業的。于凌波很能做事，人也很活絡，醫德、醫術方面也蠻好，我自己害病也常常找他，他開的藥也都很有效。

事與願違，沒有輪到他做院長，他心裡總是有一點不平衡，就自己到外面去開一家醫院，叫「普濟醫院」，菩提、普濟，音差不多的。後來他又去競選市議員，做了一屆市議員，第二屆就

沒有當選了；之後又去辦學校，他好像很多方面都行的，如果菩提醫院交給他做，我認為他也能做得好。所以于凌波逝世的一週年紀念，我去演講時，我說：如果他在菩提醫院做到現在的話，醫院會辦得更好，不會發生問題，但是他將沒有今日的聲望了。因為他不做醫院，後來在外面闖了一下，結果並不怎麼好，就回過頭來深入研究佛法，寫了很多佛學、佛教史的著作，如果辦了醫院，他會忙得不得了，因為當院長，什麼事務、醫務都要管，哪有時間投入研究，取得今日的地位？不可能的了，他不是辦不好，是不得已才退讓，站在我們的立場感覺很對不起他的，很抱歉，但他今天的地位還是很清高。中興大學的汪希教授就很贊成我這個說法，他也如此講。

于凌波回頭是岸，還是掛起李炳南居士紀念基金會的招牌，辦了一個講堂，發行《弘法資訊》，還寫了《現代佛教人物辭典》，於民國93年5月在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。我學電腦，就是向他學習用手寫板寫。他著作等身，寫了幾百萬字，出版了不少佛教人物史傳等書。他的書大部頭的在外面流通出售，單行本的一部分是免費贈送的。

經過一段日子，菩提醫院兩個院長

沒有多久就不做了，再找人來，也沒有找到適合的人，其中也找過一位德國留學回來的陳江水醫師來做院長。崔玉衡跟李老師意見不同，自己引退了，到省立中興醫院服務。因為人事變動使醫院一度停業，沒辦法維持，賠了很多錢。董事會負擔不起，李老師他個人想辦法去料理這些債務，停了一段時間，再找人來復院。後來慢慢再做起來，換了好幾個院長，前面提到的一個老院長——張靜雄院長，現在還在裡面做醫師，他也沒辦法，他看看病還可以，要他管理醫院行政，力求發展是不行的。這些年來已經換了幾個院長了，最後出租給他人，變成私人的醫院了，與過去菩提醫院名實不符，現在還加了一個新字，居然變成「新」菩提醫院了。其間一度招牌上寫的是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。中山醫學院是個團隊，我們是借他的招牌，由那邊的醫師來經營，他們有一些醫學人才，可以借用那邊的人，譬如說動手術、麻醉，都可以借外面的人來做。其間換了幾個人手了，其中還有一個院長是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呢。

這個難關總算慢慢的渡過去，實際上我跟李老師也有不同的見解，李老師要辭董事長，李老師的辭是以退為進。我說我也辭，我要與老師同進退，是順

理成章，我要到臺北登報紙聲明辭職，他們知道了，把我找回來，沒有登成。李老師心裡不高興。十姐妹中間，八姐最多嘴了，老師耳根比較軟，所以彼此關係搞得不是很好。

我曾經建議將菩提醫院恢復成為我們的附設醫院，但是主管機關不通過，因為已經是一家民間的私人醫院，無法再恢復為原財團法人的附設醫院了。今（民國95）年底租期又要到期了，接下來是由中國醫藥學院的醫學及藥學系的畢業生接手，他們都信佛，這些醫生來接辦菩提醫院，由他們再組織一個財團法人來營運。其中也有醫藥學系的老師，是我們的董事，現在有些情形都已事過境遷，大不相同。雖然醫務上，從前的老人還是可以看病，不過現在臺灣已實施全民健保了，現在跟從前最大的不同是不需要再施醫了。我們從前主要是要辦施醫跟養老，全民都有了保險，已無需施醫。希望明年開始能夠正常化，不再受政府的節制，有一個前景在那裡，希望能有所改善。

怪只怪我們自己沒有醫療行政人才，所以過程中會有這些波折，我們當時辦的初衷是很好，但是沒有人才，怎麼維持下去呢？有錢還好，尤其這個老人院，現在無依老人家都寄望你，拜託

你收養，一部分老人是舊有的，原來政府送來的，臺中縣、臺中市，以前的臺灣省政府都會送來，他們負擔一些經費，送一個人來就負擔一個人的經費，也不會延誤入款，因此我們可以維持，所以裡面有許多人，不信佛的也有，各種宗教都有的，外頭送來的，並不盡然都是佛教徒。後來佛教徒來養老的很多，人就增加起來，現在主持者辦得還不錯，裡面的設施各方面，都比醫院辦得有聲有色，過年的時候，每個月都有老人的生日，經常有人講經，在裡面大家相處蠻好的。

我們原來的宗旨是辦醫院的，想不到現在變成辦養老院，變成以老人院為主的養護中心了。這個轉變與時代變遷有相當大的關係，養護中心也是很重，現在都不需要施醫、施藥了，因為人人都有健保，每個人都有了保險。像我們看病，現在仍不太好，明年開始掛號費大概就要免收了，其他的藥，照政府保險的規定。我個人的健保始終只有繳費，我出國幾年，每年都繳保費，因為要是生病還是回來醫治好，要往生也是回來往生好，因為有人助念嘛！這裡助念的辦法很好。我住在這裡也幫助人家臨終助念，我已幫好幾個往生者助念，一個是胡遠志，他過去是蓮社文藝

班的班長，是個退伍軍人，人非常好，什麼義工都做，而且自己帶了便當，騎腳踏車來，走很遠的路，從北區到這裡來。他往生的時候正好我也在，就幫他助念。

這裡的助念組織辦得非常好，都是蓮社的蓮友，一通電話去，大家就準時前來，輪流排班。有的助念不是念一下子就走了，有的人一念二、三天，虔誠恭敬，令人敬佩；走的也有，個人因緣，不可勉強。

養老院裡面的院民病重了，就先在這裡助念，先不移動往生者，斷氣後至少助念八小時，才可以送到殯儀館，請人家治喪。有人要往生時，許多親戚、朋友都會自動的來助念，不一定是助念班的人。

醫院裡另外設有太平間，過去我們醫院送出來的，也放到聖蓮室助念。助念室建成了以後，我曾經跟董事們建議，我說我們大家來輪流演習往生助念好不好？今天我躺在那裡，你們幫我助念，彼此輪流互助，但沒有人附議，大家還是有點怕死，怕躺下去萬一弄假成真，所以我講了等於白講。從前蓮社有一個老居士，就是早期幫老師看病時的譯語者，他在蓮社辦總務，新年中有人

寫賀年片來說：祝你們蓮社的人統統往生極樂！他一看，用臺語說：「都往生了，蓮社誰來辦？」似乎還是有忌諱，放不下，所以真正要走的時候，還放不下，例如子女尚小，財產、事業，各方面都放不下，要真正放下也不容易呀！不過，事實可以證明，經過助念往生的蓮友，都會有瑞相，至少臉色會轉好，身體軟軟的。

我們三個創辦人，最初本是當然的常務董事，做了一段期間後李老師辭掉董事長，我們也同進退辭掉常董；但是創辦人的名義我們沒有辭，創辦人是永久性的，不過現在他們的新章程已沒有創辦人，只是他們尊重我，仍叫我創辦人。現在醫院的情形與我們那時候又不同了，不過對我來說也無所謂，你叫我創辦人也好，你叫我義工、志工都好，反正我們來做，都是義務的志願者，講經也是義務，我也不需要紅包，自己有錢用就好。我現在買機票和這些食物用品等都是自己去買的，就是吃飯我也要捐一點錢。我來了，有的時候給他們老人添點菜，有的時候買點老人餅，跟大家結緣，但身邊錢用完時也就算了。

我十幾歲在上海聽法師講經，每天都有人結緣，今天某某居士以素菜包子與大家結緣，明天又有某某居士，買了

豆沙包子來與眾結緣，都是講完經後當場發的，有的當場吃掉，也可以留下帶回去，有時送一條手帕，有時送一串念珠，每天都有的。我十幾歲的時候常去聽，雖聽不懂，但被這些結緣品吸引住了，整個暑假五十多天都在那裡聽，我有的時候還將結緣品帶回去給媽吃，那時物資缺乏，她說：「你不錯啊！聽經還有東西帶回來。」你想，這個吸引力多大，所以我現在也建議他們，講經的時候，不妨去買點餅乾什麼的，先供佛，供好後發給每人一包，大家也歡喜啊！

早期基督教布道準備的衣服、麵粉好多咧！其實這些都是美國的教會團體送來臺灣的救濟物資，卻也吸收了許多人信耶穌。

本來我住的寶松大樓房間還算大，這個大樓沒有拆掉的時候，我有一個大佛堂，裡面除了一間小房間以外，還有個飯桌和洗手間。原大樓拆掉之後，我搬到香積樓，那邊只有一個房間，新大樓建好後，我又搬過來，他們給我一間房間，好讓我臨時回臺灣時有個地方歇腳。因為不是常住，內人也不來，小一點也無所謂。

我捐給仁愛之家一間小套房，在市

區，他們每個月起先可以出租1萬元，現在只能月租5千元，有時還租不出去，也許是太小了吧。這個小套房原本是我打算回國時住的，後來仁愛之家邀我住寶松大樓，我才把它捐給仁愛之家。因為仁愛之家的不動產可以免稅，否則租給人家的收入連付稅金也不夠，何況我人又不在這裡，要租給人也麻煩，如果可以，把它賣掉，所得用來充作其他新大樓的設施也好。

二四、關於菩提醫院未來發展問題

我這個人容易感情用事，有時候會激動，但我很坦白，做錯了就承認錯了。我們當初抱很大的理想辦醫院，卻沒有把醫院辦好，就是對不起大家。現在要挽回不容易，我跟主任講：「你一定要把它收回，我們自己來辦，變成仍然是屬於我們的附設醫院。」

現在這些董事裡面，有醫師加入，因為法律上沒有醫師資格的人不能經營醫院。如果由中國醫藥學院的人來接辦，就不能算是我們的附屬醫院。其實變成另外一個團體也不要緊，因為事情都是無常的，即使現在不變，日後也是會變，有時候大家的心也會變，沒有永遠的保證。

要辦好醫院一定要不計成本，蝕本

也要辦醫院，不能以賺錢為目的。最好有一個財團來支持你，有了一個財團支持你，你就能夠辦不賺錢的醫院。我看日本都是這樣子，日本有些佛教團體都有財團支持，如三井、三菱財團等等。日本這種財團很多，他們經常把營利所得中抽出一部分來做慈善事業。

印度也是一樣，印度任何一個寺廟都有一個團體支持，每個月供養多少，不需要自己另外想辦法。慈濟功德會也是這樣子，目前有許多財團護持他，將來如何不知道。所以不能說為了賺錢才辦醫院。

我看現在大陸也是，醫師拚命要錢，我岳母去看病、住院時他們就是開名貴的藥，目的就是賺錢。她過去住過的幾家醫院，無論大小都差不多。雖然說為了賺錢不對，但現在你把這個話跟醫生們講，他們聽得進去嗎？他們為什麼要枵腹從公的這樣做？

臺南紡織公司的老闆吳修齊居士，也很發心的，他是學徒出身，勤奮工作慢慢的發跡起來，開始只是布店的學徒，慢慢就辦了紗廠，現在他們的事業做得很大了。吳修齊做了許多護法的善事，可惜已往生了；繼起的經營者更不得了啊，他們在大陸也做了很多，如果

能得到像這種財團的支持就好了。吳修齊對我們的雜誌也很支持，他每個月訂一百多本，我們寄給他，他就利用每天早上到公園去散步運動的時間，到人群聚集的公園講講佛法，分送雜誌給他們，所以我們在臺南的讀者很多。

佛光山種的菩提樹都是吳修齊送的，以前我們雜誌社門口的十棵菩提樹，也是他送的樹苗，他原本送了菩提醫院一百棵樹，但因屢次建築，現在只剩下兩、三棵了。過去菩提醫院大門前的大道兩旁，都是菩提樹，我把它命名為「菩提大道」，現在菩提樹都沒有了，只剩下兩棵在太虛紀念館右邊，變成兩棵連體樹了。吳修齊非常喜歡這個菩提樹，所以對這個雜誌也喜歡，訂閱滿期了，告訴他，他就拿錢來續訂。

臺中佛教的中心人物李老師一往生，我們臺中蓮友也分散了。當年釋迦牟尼佛示寂後也是這樣子，不要說李老師了，成住壞空，萬法無常呀！這些都是世間法，是沒有辦法的。

我也擔心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要是走了怎麼辦？她的身體一向不好，天天打針。我是慈濟的榮董，我自己沒有錢，都是化緣來的，一般在慈濟捐一、兩百萬以上的人才能當榮董，我也曾介

紹幾個朋友捐款當榮董，所以我要是去做健康檢查，不僅檢查不用錢，連吃、住也不用錢，檢查完後還送給我一套沒有鈕扣的衣服。照規定榮董做健康檢查是不用付錢的，大概榮董們事後都會另行捐錢，如果捐10萬塊錢，就比檢查的費用高了。大家都願意當慈濟的榮董，因為他們辦得確實很好，很務實地在做應做的事。

當我第一次去訪問證嚴法師時，她還住在花蓮近郊的小廟裡，我到花蓮師專去講演，她的徒弟就來找我說：「去見見我們師父！」我說：「好啊！」就去見了！我認識她的時候，她住在小廟裡頭，行苦修，連買油的錢都沒有，無法點亮佛前的油燈，她媽媽有錢，但她不願意跟家裡拿。小廟附近有一個天主教堂，兩個修女常常經過她的門口，看她一個人在那裡，就去訪問她：「我們談一談佛教跟基督教怎麼樣？」修女說她們基督教做了許多社會服務事業，如醫院、老人院等，什麼院都有，這些為社會服務的事業都給基督教包辦了，你們佛教呢？證嚴法師就說：「這些我講不過你們，我們談談佛法可好。」談佛法的話，她們當然講不過她。後來法師召集她的皈依弟子，告訴她們這件事，感覺很羞慚，想離開花蓮。當然弟子們

都不贊同師父的離去。後來證嚴法師就想了一個辦法，要求大家每人每天省十塊錢，一百個人就有幾千塊，積少成多，儲備起來，可以在急難時用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；花蓮災難多，需要幫助的人就得益了，或助人求學、治病，不是做了一件很好的善事嗎？他們就這樣做起來而逐漸擴大。當時有一位林小姐，幫助她作外務，她很能幹，接觸政府部門的事，都由她承辦，成功的擴展了慈濟的事業。臺灣做善事做得最多，最有成績的宗教團體就是慈濟，現在捐腎臟及其他器官的，很多都是慈濟號召的。

慈濟功德會當初辦醫院的時候，還找我去，聖嚴法師也去，大家開會商量，終於辦成了慈濟醫院。今天慈濟在臺灣，已辦了好幾個醫護設備俱佳的醫院了！因此我有一個想法，我們的菩提醫院如果交給慈濟功德會去辦，或合作來辦，就一定能辦得很成功，可是這裡的人都不肯，他們認為這樣會丟李老師的臉！我們李老師的事業，我們硬撐也要把它撐起來，交給人家是很丟臉的，經他們這麼一說，我也不敢講了。

雖然太虛大師主張建設人生佛教，印順老法師也提倡人間佛教，但你看親近他的幾個徒弟，如真華法師、印海法

師等均修淨土，並未改變，甚至印順長老捨報時，也有為他祈禱往生極樂的。印順導師心胸很寬廣，例如真華法師雖不是他親炙的徒弟，但是他請真華去住持慧日講堂，更聘他出任福嚴佛學院長。此印公之能識人、也能信任人啊，不信任他的話，怎麼會讓一個非同系統的人主持這些重要的職務呢！又我們創建菩提醫院時，印順法師為什麼要捐給我們50萬元呢？我在他們慧日講堂重建落成代表來賓致詞時，也講到這個問題，一則他對李老師的作為有信心，再則李老師雖然是專弘淨土的，但是他創辦的是為人治病的醫院，是人間佛教，所以他才把錢捐給我們。這筆錢是他自己的師父留下來的一筆遺款，他捐到別的地方去也可以啊。後來重建慧日講堂的時候，一時因為建築費不足而叫停，還是靠廣欽老和尚的徒弟幫助他們完成的，否則缺少很大的一筆錢，慧日講堂一時是建不起來的。主持和尚在落成典禮上，就談到很感謝承天禪寺的助建，我以為這也有因果連帶關係的，他幫助人家，人家也幫助他，不是都有因果關係嗎！

所以你不要看印光法師沒有提倡建設人間佛教，其實印光法師老早就是提倡人間佛教的篤行者呢！他弘揚的是

淨土法門，每當大陸各地遭遇自然災害時，印祖必大筆捐款賑濟災胞，實行的不就是人間佛教嗎？印光大師文鈔中勉勵人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」等等，都是教人要先做好人間的事。一般人光是高唱口號：「我們要提倡人間佛教！」但你不能忘了佛法的根本啊！修行分正行跟助行，正行是你修什麼宗，禪宗就去參禪，淨土就念佛；雖有正行，沒有助行輔助，你的正行也會有障礙，有助行就是要修福德，修福德就是建設人間佛教啊！所以《菩提樹》創刊的旨趣就是「宏揚淨土法門，建設人間佛教」。



孔德成先生所贈金文對聯，上聯為「得志當為天下雨」，下聯為「論文猶有古人風」。



呂佛庭居士的彩繪山水與孔德成先生所書對聯